

中外名人傳

(十一)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五二頁)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伊藤博文 (一八四二—一九一〇)

促成日本君主立憲

近代日本強盛始自明治維新，此為盡人皆知之事，作決策的明治天皇固然重要，但關鍵性的人物卻是在明治時代三度擔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他是日本改革政治體制，促成君主立憲，策劃擴張侵略政策，逐步攫奪朝鮮、中國東北三省的權益和資源；與西鄉隆盛在中國遼東發動日俄戰爭，許多東亞近代史上的大事，伊藤皆參與其事。由於對於日本擴張政策早已存在，導致日本軍國主義，於二次大戰的窮兵黷武，在亞洲恣意攻城掠地，荼毒生靈，終於導致日本的屈辱敗亡。因而近代亞洲的戰禍及日本人的原子彈慘禍，皆間接導因於伊藤當權時的一些軍政人物。歷史殷鑑，昭昭在目。

伊藤博文生於一八四一年九月，為世襲的貴族，爵位是公爵，出身長州藩邸，自幼

聰穎，熟讀詩書，對日本及中國古籍典章，涉獵甚廣。成年後接觸西方事物，後來留學英國，對英國的不成文憲法及國會議事制度尤有精湛的研究。不過，當時的英國是帝國主義者，勢力已伸至亞洲，日本亦屢遭欺凌，一八六二年日人高山晉作放火焚燒品川御殿山駐日英國公使館事件，青年伊藤也曾參與其事，可見他對英人橫行亦心存反感，不料，掌權之後，竟步上英國帝國主義的後塵，曷勝遺憾。

制訂日本貨幣制度

一八六七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勵精圖治，力謀改革，伊藤博文倡導「尊王攘夷」運動，與高山晉作合作，謀求取銷幕府制度，引進西方國會，尊天皇為日本最高統治者，全國統一。獲明治天皇欣賞，出任外國事務局長；不久調任大阪府通判，先庫縣長。接著奉派赴歐美考察，回國後，手訂日本憲法草案，確定君主立憲制度，圖建立完整的政治體系。但因日本保守勢力力阻，未能

實行。一八六九年奉派擔任大藏省少輔，為其日後掌權邁出第一步，任職期間，為了改革日本幣制，他到美國考察美國的幣制，回國後參照美國制度制訂日本貨幣發行辦法，奠定日本財經制度的長治久安。兩年後出任工部大輔，成了方面大員。

兼併朝鮮計畫侵華

此時的伊藤僅四十餘歲，意氣風發，前程似錦。當時擔任首相的大久保，野心勃勃，妄圖開疆拓土，把日本帶出海島，大久保的想法獲得軍頭西鄉隆盛及伊藤博文的支持，於是大久保即令伊藤及西鄉策劃此事，準備先吞併朝鮮，繼佔中國東北，進窺內蒙，蘇俄如予阻撓，即北擊蘇俄，近攻庫頁島及蘇俄遠東地區。一八七八年大久保被刺身亡，大隈內閣上台，伊藤出任內務卿，進一步確立日本行政體系。一八八一年因設置國會問題，內部意見對立，伊藤和上馨合作，力主建立責任內閣制，迫使大隈首相去職，伊藤自行代理首相，與井上、伊東等人草擬憲

法草案，籌組國會。一八八五年正式出任首相，積極準備兼併朝鮮，不惜與中國一戰。此時，日本國內主張對中國開戰派頗佔上風，但伊藤認爲中國正奮發圖強，不可冒昧。當時光緒帝的維新政策正盛，伊藤有所顧忌。不久日本即發現中國的維新圖強是徒託空言。一八八七年日本軍部擬訂「征討清國圖策」，計畫一旦對華開戰，即以主力進攻北京，分兵略取長江三角洲，割取遼東半島、山東登州、舟山群島、台灣、澎湖，再分裂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甘肅、華北、江南，依序俟機而取。不過，此一計畫在伊藤主政時一直擱置沒有實施，一八八八年，日本正式成立國會，公佈樞密院官制，伊藤辭首相職，出任貴族院議長，首相一職由山下有朋繼任。逐步開始執行侵華政策，一八九〇年，山下在國會作政策演說，指明朝鮮、東三省及台灣、澎湖均在「日本利益保護範圍」內，一八九二年日本完成擴軍，有意進窺朝鮮。七月，伊藤取代山下有朋再任首相。翌年，朝鮮因農產歉收，禁止豆糧出口，日本要求撤銷，並賠償日商損失。朝鮮因有中國保護置諸不理，伊藤發出最後通牒，直接恫嚇中國直隸大臣李鴻章，結果由韓國賠款了事。

簽馬關條約據台澎

同年秋天，朝鮮發生「甲申事變」，朝鮮政客金玉均及朴泳孝陰謀奪權失敗，亡命

日本，朝鮮要求日本拘捕被拒。一八九四年三月，金玉均被韓國愛國志士洪鍾宇誘至上海刺殺，並予戮屍，日本指係中國主使，軍方要求對中國宣戰，但首相伊藤認爲理由不夠光明正大，要求另外製造藉口。七月初，日本在朝鮮駐軍增至一萬餘人，而中國僅在平壤駐有三千人，力量單薄，李鴻章決定增兵，由軍艦運兵濟師，中國運兵船與日艦在豐島附近遭遇，雙方不宣而戰，揭開甲午中日戰爭的序幕。年底，中日海陸軍在朝鮮雙線開戰，中國潰不成軍，陸上總兵左寶貴戰死，海上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提督丁汝昌身亡，導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清廷派天津海關稅務司英人德璀琳携李鴻章致伊藤博文信向日本求和，伊藤以資格不合拒見。清廷只得改派戶部侍郎張蔭桓及湖南巡撫邵友濂出面求和，伊藤以其層級太低拒見，要求恭親王奕訢或李鴻章出面，李鴻章不得已只好出頭，代表清廷至日本馬關和日本會談，日本由首相伊藤及外相陸奧直接與李鴻章會談。自三月二十日開始一直談到四月十日，伊藤對李鴻章威脅壓迫，無所不用其極，談判中李鴻章曾多次拒割台灣及澎湖，但李鴻章遭日本浪人槍擊受傷後，終於簽下極盡屈辱的馬關條約。伊藤的外交詭謀發揮得淋漓盡致。

對俄開戰取得旅大

一八九八年伊藤第三次組閣，一九〇〇

年創設憲政友會並第四次組閣，一九〇四年領導日本陸軍在我國遼東對俄軍開戰。最初圖以外交手腕迫使俄國讓出俄人在朝鮮及我東三省的利益，未獲協議，伊藤遂派乃木希與大將率軍於一九〇〇年向遼東的俄軍進攻，中國宣布中立，結果俄軍大敗，旅順奉天盡入日人手中，俄軍波羅的海艦隊全軍覆沒，後由美國調停日俄簽訂朴茨茅斯條約，俄國割讓庫頁島、朝鮮由日本經營，俄在我東北之權利包括大連、旅順的租借權全讓給日本。

遭韓志士刺殺身亡

在伊藤博文主政下，日本又與朝鮮簽訂條約，把朝鮮植於日本保護下，後於一九〇五、一九〇七、一九〇九年三次訂立日韓新約，擴張對韓「保護權」範圍，把朝鮮變成附庸國，如同兼併。一九〇九年，伊藤辭去朝鮮總監職務，再任樞密院議長，次年赴俄訪問，於路過哈爾濱時，遭埋伏的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槍殺身亡，僅活了五十歲。（劉先軍撰）

徐晴嵐 (一九〇八—一九九六)

報社總編輯、社長
台灣水產公司總經理

徐晴嵐四川萬縣人，生於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家道小康，早年祖父及父親

相繼逝世，由祖母和母親撫養。徐氏自幼聰敏好學，十六歲畢業於完全公費的川東三十六縣聯立師範學校。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遠走上海，考入于右任創辦的上海大學就讀，獲得文學士學位。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後，徐晴嵐受到愛國思潮的影響，對於民主與科學，極力宣揚，民國十七年革命軍北伐勝利成功時，徐晴嵐親眼看到濟南發生「五卅慘案」，日本人的暴行令人髮指，徐氏參加中國國民黨熱血沸騰，立志救國。前往蘇俄留學，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與蔣經國、劉詠堯、蕭贊育、王新衡等同學，因志趣相同，甚為友好。

一九三二年應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之邀，到江西南昌先後擔任南昌市民日報、和平日報總編輯、社長，協助熊式輝主席，宣導推行省政，為民造福，頗著成績。徐晴嵐深感中國的積弱，由於農村凋敝，農民生活貧苦，生計艱難，農民在水深火熱之中，易被共黨利用引誘，參加革命暴動，遭受浩劫。徐晴嵐本民生主義的理念，撰文闡釋發展農業經濟，紓解農民疾苦。

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在華中推行農村合作運動，徐晴嵐於一九三四年出任湖北省合作委員會委員兼總視導。一九三四年調任河南省合作委員會委員兼總幹事，跋山涉水，走遍窮鄉僻野，不辭辛勞，勤求民隱，瞭解農民真實情況，研究有效

改善對策。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日本軍閥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農村合作事業被迫停止。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再度邀請徐晴嵐回江西任省政府參事，襄助策劃推行政務。

抗戰中期，國民政府在陪都重慶成立中央設計局，蔣中正委員長親兼總裁，特派熊式輝為秘書長，聘徐晴嵐為委員兼秘書處長。徐氏結識同志好友端木愷、唐縱、胡伯翰、謝耿民、嚴家淦等關心國事人士三十餘人，為設計委員，經常舉行座談會，討論國家大事，研商改革意見，向政府提出建言，以供採擇推行。一九四五年中國對日抗戰獲得最後勝利，國土重光，熊式輝出任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主任，徐晴嵐任吉林省建設廳長。主持戰後復員重建工作。一九四八年應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的邀請，出任台灣水產公司總經理。第二年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徐氏轉任經濟部參事。

一九五一年八月，國民黨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徐晴嵐擔任第六組副主任，襄贊唐縱主任，研析赤化後的大陸情勢，對敵心理作戰、政治作戰，以及台灣地區社會問題與民情民隱的調查研究，推動興利除弊，為民服務。國民黨的改造任務和發展，得以普及深入到基層小組，造成蓬勃的新氣象。

一九五七年秋，徐氏轉任國民黨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不久又主持台灣省煤業調節委員會。一九六一年再回中央黨部，歷任

秘書處主任及第六組大陸工作會主任、副秘書長等要職，直到屆齡退休，在這段期間，曾膺選為第九屆至十一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以後，轉任中央評議委員。並先後擔任中國災胞救助總會理事常務理事。

徐晴嵐從事黨、政工作六十多年，守正不阿、清廉自持，不事家人生產，不改書生本色。他在公餘，讀書寫作之外，喜歡和朋友小聚切磋，晚年無甚積蓄，斗室自安，但心繫黨國，每在黨內小組會議中，抒發正論，令同志們傾服。

一九九四年夏，因感染過濾性病毒，承好友安排靜養，有好轉情況，但因年事已高，體力衰弱，肺氣腫痼疾復發，住入台大醫院診治，到一九九六年元旦午夜逝世，享年八十九歲。徐晴嵐元配漆惠泉為江西省宜豐望族，不幸於一九六〇年因車禍罹難。繼配趙迪為浙江諸暨淑媛。漆惠泉夫人育有萬蘇、東納、大平三子，除東納早逝外，都已成家立業，服務國內外。女兒秉克、今洛、念萃、再鳳均已成家立業，對社會多所貢獻。（張維撰）

俞濟時

（一九〇二—一九九〇）

家境貧困投身黃埔

抗日名將俞濟時長期隨侍先總統蔣中正左右，是最受重視的親信。俞濟時對蔣中正

亦忠心耿耿，畢生矢志不渝。

俞濟時字良楨，號濟士，陸軍上將，曾任警衛第一師師長、第七十四軍軍長、總統府侍衛長、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國民政府參軍處軍務局長，總統府第二、第三局局長。

民國前十年（一九〇二年），俞濟時出生於浙江省奉化縣城裡朝東閭門。父親俞阿城，清末時在縣城做稅務、田賦員，收入微薄，家境貧困。兄弟姊妹多達十餘人，食用浩繁。俞濟時出世時，上面已有兄弟各一，由於家貧，父母不得已把他送給他人撫養。

成長後的俞濟時，青春煥發，身手矯健，平時喜剃光頭，顯得天庭飽滿，高聳光亮，兩道濃眉，目光炯炯。十八歲時在奉化城中的永豐米店當學徒，有一次被派擔送茶飯，走路時不慎翻覆，怕遭店東責打，不敢回店，離家遠走他鄉，到廣東投靠族叔俞飛鵬。當時俞飛鵬任黃埔軍校軍需處長，保荐他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當學生，俞濟時受訓期間，刻苦自勵，努力學習，學業精進，加上有族叔協助，獲校長蔣中正賞識。帶在身邊，兩次東征均擔任貼身侍衛，辦事負責盡職。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一月，俞濟時自黃埔軍校畢業，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被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大隊排長，不久升任連長。次年，警衛大隊擴充為團，俞濟時初任營長，後升團長。民國十七年警衛團擴編為旅，他被委任為旅長兼南京警

備司令。十九年警衛旅擴充為師，俞再升任師長，當時，俞濟時年僅廿八歲。

上海抗敵腹部重傷

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年）俞濟時調離警衛部隊，出任第五軍第八十八師師長，甫上任即參加「一二八」上海抗日戰役，當年第八十八師擔任上海江灣北端經廟行鎮、周巷至蘊藻濱一線防務，師部設在丁家橋，自二月二十日起，日寇在空軍飛機掩護下集中火力和兵力，向八十八師陣地進行猛烈的轟炸和進攻。俞濟時率官兵對來犯敵軍作強力的反擊。到了廿二日，日軍傾巢來犯，突破廟行鎮以南大小麥家宅一帶陣地，俞濟時親率部隊對突破防線之敵進行反攻，在孫元良旅、宋希濂旅和第六十一師副師長張炎所率的兩個團夾擊下，大挫日寇，日軍精銳第九師團和永留米旅團傷亡殆盡。俞濟時亦腹部重傷，肚破腸穿，經送上海租界德國醫院醫治。因為他離隊養傷，第八十八師師長一職由孫元良繼任。

民國廿二年，俞濟時傷癒，奉派出任浙江省保安處處長，奉令辦好浙江省保安團，並切實整頓各縣的保衛團，確保地方治安。

浙江省保安處，係由「浙江省省防軍司令部」改組成立，與省政府秘書處同在省政府內辦公，對外不另行文。俞濟時將保安處移出省府秘書處之外別處辦公，單獨懸掛浙江省保安處門牌，切實整頓治安工作。首先

採行重要措施：

整編培訓幹部：已往浙江省保安團隊所屬營、連、排長，大部是浙軍第一、二師遺留下來的，多數是行伍出身，沒有受過完整軍事教育，防區固定，很少調動。他接任時，浙江省共有七個保安團。他首先將營長以上非軍事學校出身的官佐更換；非軍校畢業的連排長，年老的淘汰，年輕力壯的分期調到士官教育團訓練，遺缺以第八十八師舊部接充。在南星橋營房內設立士官教育團，自兼團長。分辦學員隊與軍士隊，輪流抽調各團的連、排、班長，兼招收部分外來人員訓練。以三個月為一期，學員隊畢業後，充任連、排長；軍士隊畢業後，派任班長。在杭州成立新兵教育總隊，接收新兵，訓練三個月後，外調擔任保安工作。

編組各縣保衛團：他先接管民政廳的保衛團案卷，在保安處設兩位參謀長。分別管理保衛和保安的職責。擬訂整編浙江保衛團的三年計劃。將所有武裝保衛團，編組為若干基幹隊，視各縣治安情況，分別編組為大隊、中隊、分隊，劃一薪餉給與，補充械彈，擔任地方防務；其次調查各縣適齡壯丁，編組為常備隊，視人數多寡，編為大隊、中隊，在農閑時，集中訓練，規定各縣設保衛團總部，由縣長兼任總團長，副總團長由保安處委派，專負保衛團的編練指揮工作。他認定這計劃「異常周密」，不料送省府後，久無訊息。乃將原計劃直接送南昌行營審

核，申述「此案報送省府逾月，省主席魯滌平托病不予處理」。蔣中正委員長親批「准予試辦」，交俞濟時全權執行，電斥魯滌平「整編保衛團，事關國家百年大計，該主席怠忽職責，貽誤要政」。當俞濟時獲悉省府擱置「整編保衛團」計劃，是魯滌平的親信楊綿仲從中作梗時，心懷不滿。在一次省府會議上，他一見楊綿仲立即火冒三丈，當場責問楊：「整編保衛團，乃委員長特交事項，所擬的計劃，是秉承蔣委員長的旨意，你算什麼東西，膽敢從中阻撓。」說罷，舉拳向楊打去。楊見勢不妙，急忙溜走了事。

提款充實軍費：浙省各縣財政枯竭，應繳省庫的款項，在民國廿四年之前，多遷延不繳。省財政廳撥發省級機關經費，大都填發「劃撥支付通知」，由各機關自行派員赴指定縣份財政科提取，各縣財政科往往借口收入不足，不能一次付清，甚至拖欠數月。保安處及所屬部隊的經費數額，在省預算中占第一位，每月領到撥款通知後，派出大批人員，赴各縣提款。保安處是軍事機關，縣財政部門都不敢拖欠，唯嘉善及餘姚兩縣，仍多方推諉，拖欠不付，餘姚財政科長壽某為金融界要人壽勉成的胞弟，對提款人員，態度傲慢。俞據報後，指示提款人員隨帶槍兵，拒不付款者，押解來杭究辦。提款人員遵令照行，將壽某押解來杭州，關進禁閉室不准接見。當時財政廳長王征瑩，也是蔣中正的親戚，聞訊後向俞當面道歉，始獲保釋。

不久財政廳發放各機關經費，一律改由省庫直撥。

成立情報機構：俞濟時接任保安處長時，即與「軍委會特務處」商定，在浙江保安處的編制上設「諜報股」。這情報機構專事負責收集共產黨地下活動情報，及各方面的動態。逐日摘要送俞濟時批閱，同時對共黨嫌疑份子加以監視。

俞濟時在保安處長任內，執行中央的禁毒指示，以禁「紅丸、鴉片」殺人聞名。他明文規定：販毒主犯殺頭，吸毒者槍斃。在大肆宣導嚇阻之下，毒品斂跡。

俞濟時負責浙江保安工作三年，治安頗著績效，士民安堵，全境寧靜。

湘贛殺敵榮獲嘉獎

民國廿四年俞濟時被任命為皖、浙、贛剿共指揮官，下轄第四十六師及王耀武預備旅，開赴安徽省太平縣一帶，進剿以邢維周、方志敏、粟裕等領導的先遣隊。在段家橋激戰中，邢維周當場被打死，方志敏被俘，粟裕脫險，先遣隊被擊潰。方志敏於同年八月六日在南昌被判死刑槍決。

這時俞濟時率所部開赴宜昌與原第五十八師所部合併。俞兼任師長，就地整編。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中正蒙難，第五十八師奉命星夜兼程開赴陝西省朝邑境內待命。蔣中正脫險返回南京後，仍回湖北省一帶整訓。

廿六年抗戰爆發，俞濟時升任第七十四軍軍長，下轄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師、馮聖法的第五十八師。不久，奉命由漢口經南京到上海。佈防在北申涇、大象一線。因敵軍在金山衛登陸，守軍陷入敵人包圍圈中。第七十四軍轉移後，在青浦、蘇州、陸鄰關等地與敵軍激戰幾晝夜，損失慘重。接著參加南京保衛戰。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第七十四軍所屬突圍部隊，集中在湖北省一帶整訓。

民國二十七年春，第七十四軍開赴江蘇豐縣韓道口，參加徐州會戰。七月間，又奉命轉移至江西馬回嶺防線參戰，軍部駐在德安縣城南郊雲峰寺內。俞濟時升任第三十六軍團長兼第七十四軍軍長。第三十六軍團下轄的另一個軍是第二十九軍，軍長陳安寶。

當時，日軍憑藉著空中優勢，白天輪番在前線陣地盤旋投彈，投的是硫磺燃燒彈，陣地上的掩體工事及山林草木全被燒毀。守軍沒有藏身隱蔽的地方，官兵士氣高昂，浴血苦戰。首當其衝的是段朗如的第七十九師，官兵傷亡慘重。段朗如師長在隘口前沿陣地上和俞濟時見面時，強作鎮靜地說：「可以堅守。」俞濟時誇獎說：「像這樣勇敢應戰，不怕犧牲的將領，實在可貴。」當時的友軍是羅卓英、李漢魂所部粵軍和中央軍不和，第七十九師得不到友軍支持，傷亡慘重，喪失陣地。防線轉移至張古山萬家嶺後，第五十八師為正面作戰部隊。時當中秋佳節

，後方慰問前線部隊的中秋月餅，陸續送到官兵手裡，士氣大振。在萬家嶺擊潰了日寇一個旅。挫敗了敵人妄圖直攻南昌的野心，當時稱為「小台兒莊」大捷。軍委會特令嘉獎，後來，日軍憑藉空中優勢，由九江方面增援部隊，國軍增援部隊遲遲未到，致第五十八師傷亡殆盡，師長馮聖法抱著電話機向軍部哭訴。為了穩住陣地，俞濟時果斷地把警衛營兩個連拉上去增援。十一月初，防務交由第十九集團軍羅卓英部隊接替，第七十四軍開赴湘陰、長沙一帶整訓，俞濟時奉命兼任長湘警備司令。

(二十) 傳人名外中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長沙大火。第七十四軍軍部駐在長沙南郊區解家灣。蔣中正密電俞濟時，槍斃長沙警備司令鄧悌、警備團長徐昆、警察局長文重孚三人。俞濟時以同學的名義，在軍部舉行酒會，宴請鄧悌。酒席將散時，俞向鄧悌出示蔣中正的電報：「長沙放火罪人鄧悌等三人，立即執行槍決……」鄧悌看過電報後，態度自若地說：「我們同學歸同學，你執行命令吧！」十一月十八日上午，鄧悌等三人被押赴刑場，俞濟時下令臨時戒嚴，以防意外。在刑場執行槍決命令的衛士，把鄧悌的金懷表一隻、派克金筆一對，私自吞沒。當即被告密到俞濟時那裡，經查明真相後，俞親自用手槍把那衛士打死。

事後人們風趣地說：「鄧悌被槍斃，還帶走了一個衛士。」

後來，第七十四軍移駐天心閣南面羅陵的公館。為了禁賭、禁娼，俞濟時經常微服出訪，一次查獲娼妓一處，抓來鴿婆及妓女數人。他親自召集軍部全體人員在旁觀看，責令衛士打鴿婆屁股，以規諫官兵的放蕩行為。

廿八年四月上旬，日軍板垣師團所部向江西高安進犯，當局急調第七十四軍所轄第五十一、第五十七、第五十八三個師和第四十九軍王鐵漢一個師，統歸俞濟時指揮，直趨高安參戰。四月八日，俞濟時率同參謀處長張慶鑾、作戰科長林遜青等赴前線指揮所。高安城位於錦江北岸，指揮所設在城西郊的聶家村。他部署第五十一師據守高安城，命士兵連夜構築工事，以備迎戰。部隊尚未佈防就緒，敵人已發起猛烈進攻。十日下午，春雨綿綿，軍部指揮所駐地已清晰聽到前線槍聲，部隊紛紛向高安城潰退。俞濟時身披雨衣，顧不得吃晚飯，連夜趕路，冒雨過江，跑到距高安城南三四十里的王村。此時高安陷入敵手，俞即與參謀長馬君彥等組織指揮部隊反攻：以第五十一師主攻高安城，第五十七、五十八兩師各派突擊隊向奉新方向切斷敵後，包圍深入高安城之敵；王鐵漢師在錦江南岸，發揮炮兵火力，封鎖敵人後撤，消滅敵人一個聯隊。戰鬥結束後，在高安城東中山公園召開祝捷大會。俞濟時在戰

禁煙禁娼雷厲風行

門詳報上寫道：「高安早陷敵手，我軍奉命赴敵，接防後即命第五十一師正面主攻，其餘各師側面牽制，幸賴將士用命，奮勇苦戰幾晝夜，攻克高安城，殲敵一個聯隊」。事後得到軍委會蔣中正委員長的嘉獎。

編訓浙省保安部隊

民國二十八年年底俞濟時升任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兼八十六軍軍長。不久，又奉軍委會命令，到浙江省整頓省主席黃紹竑建立的抗敵縱隊。

民國廿九年六月，俞濟時在金華白龍橋成立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部，七月間率部進駐新昌縣城。

先是廣西「三傑」之一的黃紹竑在抗戰開始後，回任浙江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黃紹竑到任後組成「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團」。將六個支隊擴編為四個縱隊，相當於四個師，設總司令部於金華羅店，自兼總司令。從此浙江的地方武力，除保安團隊外，又添了一個「抗衛」系統。黃紹竑在麗水大港頭設立兵工廠，製造槍械，補充實力。因事先未曾呈報「軍委會」核准，蔣中正得悉後，決定將抗衛縱隊收編撥歸國軍，乃飭令俞濟時負責接收整編抗衛縱隊工作。黃紹竑接到蔣中正撥編抗衛縱隊的電令，將四個抗衛縱隊的官兵及現有裝備，分別造冊交俞濟時接收。俞接收四個抗衛縱隊後，縮編為三個暫編師；暫編第三十二師、第三十三師、第三十

四師。浙江的保安團隊經申請蔣中正核准，亦撥出一個保安縱隊（相當一師）。俞接收後改編為第三十五師，另設陸軍暫編第九軍，軍長由原第八十六軍軍長馮聖法擔任，毛景彪為參謀長。俞布署第三十三師、第三十四師、第三十五師，分駐溫州、台州、寧波、桐廬等浙東各地。又將原屬劉建緒建制的第十九四師師長陳德法、挺進縱隊司令賀鏡芳、游擊支隊長翁光輝，亦都歸屬於第十集團軍副總部指揮。第三戰區為俞濟時所部糧彈補給便利，特設立第五兵站支部，分駐嵊縣、天台等地，籌劃部隊補給工作。

那時，負責指揮浙江軍事的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下轄第二十八軍、第二十六軍，設總司令部於金華嶺下朱。俞濟時來浙成立副總部，一切軍事上的部署都直接向第三戰區長官部和軍委會請示匯報。因此，劉建緒、俞濟時之間時相齟齬爭吵。

民國卅年五月，浙東戰事爆發，沿海地區遭日軍土肥原旅團第三、四聯隊竄擾。台州防守司令蔣志英，親上石浦前沿陣地視察。因濃霧籠罩大地，被潛伏的日兵用刺刀戮死。副總部駐地新昌城，遭敵機輪番轟炸，被毀殆盡。前線部隊傷亡慘重。蔣中正的故鄉奉化溪口淪入敵手。這一連串的軍事失利，給劉建緒、黃紹竑等借機攻訐，歸罪於俞濟時一人。

不久，副總指揮部被撤銷，俞濟時於八月間以因病需要療養西去陪都重慶。

三度任職為侍衛長

民國卅一年，俞濟時再度出任軍事委員會侍衛長，負責軍委會及委員長蔣中正住處的警衛工作，克盡職責。直到卅四年三月，他又奉派為第一戰區第卅六集團軍總司令，但未到職，仍任侍衛長。三十四年八月，毛澤東由延安飛抵重慶，與蔣委員長談話，俞濟時隨侍在側，負責監視中共代表團的活動，使毛澤東如芒刺在背。

年底，侍從室改為國民政府參軍處，俞濟時調任軍務局局長，掌理原侍從室第一處有關軍事方面的業務。抗戰勝利後，還都南京，俞濟時仍任軍務局長，剿共戰爭時期，軍務局任務繁重，其主要工作為：

第一科主管軍隊人事。全軍將級人事異動，須先經國防部簽呈，然後通過軍務局轉呈蔣中正主席指示。

第二科主管作戰及全軍部隊的教育訓練。俞濟時設置秘密作戰研究室，佈滿全國各地軍事地圖。有關參謀人員將搜集的戰地情報，標示在軍用地圖上。每天將雙方作戰態勢要圖送蔣中正主席判斷情況，供作指揮作戰參考。

第五科掌管軍法。凡重大刑事案件，由俞濟時呈送蔣中正審批。第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在天津接收中，貪污侵吞數目很大，證據確鑿。蔣主席決心嚴懲，以警效尤，挽回人心。牟廷芳來到南京，先探望俞濟時，他

們都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學，素有往來。俞對牟說：「你素知校長脾氣，此去晉見，凶多吉少。」牟廷芳聞訊即趕往上海，住進醫院，電懇蔣中正，說一俟病況稍愈，即來京晉見，蔣中正只好默許。牟廷芳明往上海治病，暗渡香港逍遙，一拖兩年，此案不了了之。

第七科掌管戰地視察任務。卅六年六月，俞濟時派黃埔一期同學潘佑強為戰地視察組組長，吳行中為戰地視察官，飛赴北平、天津、保定一帶視察部隊。目的在整飭軍紀，鼓勵士氣，督導作戰，了解官兵作戰情緒，蔣中正因見戰地視察產生了「良好效果」，作出擴大戰地視察決定。三十六年十月，俞濟時成立軍務局第七科，派黃埔四期生何志浩為科長，調吳行中回七科服務。該科在南京孝陵衛中訓團創辦戰地視察官訓練班，以黃埔一期生李覺為主任，先後訓練一百二十人，績效良好。

參與機要忠心耿耿

徐蚌會戰以後，軍事失利，時局動盪，蔣中正將總統職位讓給副總統李宗仁代理，引退隱居溪口，俞濟時追隨侍從左右，忠心耿耿。後來局勢日非，蔣中正退往台灣，俞亦隨往。民國四十二年以陸軍上將軍銜退休，獲聘為國策顧問，仍參與機要工作，長達卅七年之久，直到民國七十九年春病逝為止。（康僑撰）

桂永清 (一九〇〇—一九五四)

陸軍下海陸海衝突

曾任國防部參謀總長、海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桂永清，為抗日名將，曾留德習軍事。為國內少數「德國通」之一。任海軍總司令，對於整建海軍，促成海軍現代化功不可沒。

不過，由於他是陸軍將領，出掌海軍，對於海洋戰略戰術，不免疏離，故而在總縮海軍兵符時，與當時的正統海軍將校，在海軍建軍思想上產生衝突。在民國卅八年大陸變色之際，藉思想問題囚禁海軍官校校長魏濟民等人，牽連官校學生數十人。民國八十四年甫卸任的參謀總長劉和謙上將，即為當年受牽連的學生之一。魏濟民、柳鶴圖等將校則被迫離開海軍，追隨葉公超往外交方面發展。魏濟民曾任中美洲某國大使，柳鶴圖曾任非洲獅子山國大使，均早已退休。然而儘管如此，桂永清為現代海軍奠基的工作，下了不少功夫，成就亦有目共睹。

桂永清字率真，民國前十二年（一九〇

〇）清光緒廿六年生於江西省貴溪縣鷹潭鎮樓底桂家村，父親桂京山是個種菜的菜農，後來改行經商，家道始漸豐厚。桂永清生時，家中尚很貧窮，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靠父親種菜的收入，僅能維持生計。他的父

親很重視兒子們的教育。七歲時他被送入貴溪縣立第二小學讀書，年幼貪玩，成績平平。小學畢業時，家境已有改善，其父不借花費，送他到省城南昌求學，先進心遠中學，後來畢業於南昌第一師範。

當時國內軍閥割據，互相攻伐，戰禍頻仍，民不聊生。桂永清在校受到新思想的薰陶，態度大幅轉變，不甘作個「孩子頭」的小學教師，乃辭別家人，南下廣州，投考國民革命軍新創的黃埔軍校，為第一期生。不過在他離家南下時，因缺少旅費支助，乃大著膽子求助族叔桂玉壺，向族叔敘述自己的壯志雄圖，族叔桂玉壺頗為激賞，給了他四十塊銀元，足敷他南下之需。後來桂永清飛黃騰達，還為這位族叔蓋了樓房，並培植其後代作為報答。

在黃埔受知何應欽

當時考入黃埔一期的貴溪子弟，除他而外，還有黃維和何基。黃維後來擔任第一兵團司令，在徐州作戰時被共軍俘虜。桂永清入黃埔後編在第二隊受訓。受訓時，他勤學苦練，進取積極，獲得總教官何應欽的賞識，在畢業之前，就被派到教導團去代理排長，第一次東征時代理連長，第二次東征時升為營長，參加攻打惠州之役，獲得勝利。可惜桂營入城後，軍紀欠佳，有擾民的行為，被人告了一狀，校長蔣中正聞訊大怒，要將他撤職，經過何應欽說情，改為降級處分。

桂永清受到教訓，從此帶兵不敢鬆懈，並在日記本寫上自勵的文字「身先士卒，仗打好不以身作則，兵難帶。」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桂永清在東路軍總指揮部統轄的部隊裡任營長，率軍由汕頭攻入福建，底定後繼續北進，到達浙江時，部隊擴編，桂永清被總指揮何應欽提升為團長。次年，東路總指揮部駐節杭州，桂永清與何相凝小姐結婚，何應欽是証婚人，蔣總司令也送了五百銀元的賀禮。

民國十九年，桂永清晉階少將，出任第三十一旅旅長，到任時立即推薦邱清泉任他的副旅長，但在他推荐邱清泉之前，軍委會已派李默庵為副旅長，李默庵特派令來見桂永清，他見來人不是理想中的人選，打了回票。李默庵返回後面報蔣中正總司令，蔣中正聞言不悅，立即下令要撤桂永清的差。桂永清聞訊大驚，立即趕到南京，面謁軍政部長何應欽老師，請何代替他向蔣校長說情。何應欽考慮了一下，問他願不願出國留學？他滿口答應，於是，何應欽去見蔣中正，說「桂永清是有用之才，為了建軍的需要，不如派他到德國去留學，將來我們改學德國，不再學日本。」並說：「桂永清自知犯錯，犯紀，不敢來晉見校長，請求寬恕。」蔣中正聽了這番話，原本仍然很氣。經何應欽再三解釋，才告點頭。並交代何應欽要桂永清來見。經過一番緩頰，桂永清心中落下一塊大石，抱著挨罵的心情去見蔣中正。一見面

立即坦承錯誤，深為懊悔。蔣中正對他痛責了一頓，最後對他說：「何部長說你願意去德國留學，我同意你去。你要好好研究德國的戰術和訓練方式，以後為我國建軍改制作出貢獻。你不但要學軍事，還要考察德國國社黨的組織活動情況。現在，給你三萬元安家費，到軍政部去領。你那個旅已撥歸劉峙去指揮，你早日去德國好了。」

留德學習練兵之道

這是桂永清一生中的重大轉折點。民國二十年春，他到達柏林，進入德國步兵專科學院。在深造期間，桂永清努力學習納粹德國的法西斯軍事訓練方法，並且多方面同德國同學打交道，結識了德國將領戈林上將、巴德上將、海德少將等人。

一年後，桂永清學成歸國，國民政府籌組復興社，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幹事，並派任為訓練處處長。他在復興社工作積極，認真負責，協助復興社發展組織，選訓幹部，在短時間內使「復興社」成為國內安全的一大支柱。他常說：「德國出了個希特勒，使德國復興，中國出了個蔣中正，中國也必可復興。」

桂為了使青年大學生參加「復興社」，在南京創辦了一個「南京青年騎射會」，以騎馬射擊、發給手槍為餌，吸收大學生入會。他兼任這個會的幹事長。在騎射會開幕之日，蔣中正夫婦也到了會。後來，這個騎射

會辦了三期，百分之八十的會員都參加了「復興社」。

民國廿二年夏，桂永清奉蔣中正之命籌建中央軍校西北軍分校。由於閻錫山、韓復榘等人的阻撓而沒有辦成。蔣中正又命令桂永清組建一個「中央模範師」，負責訓練各嫡系部隊的營、連級軍官。桂為此向蔣建議，成立模範師不如建立「中央軍校教導總隊」。蔣中正採納了他的意見，並任桂永清為總隊長。

教導總隊於二十二年秋成立後，桂永清完全採用德軍的訓練方法訓練學員；講授的都是德軍的戰略戰術；要求下級對上級絕對服從，更不容許下級頂撞上級。他還親自到操練場施訓，做示範動作。

桂永清還制定了一套嚴格的規章制度。首先要求教導總隊所有官兵做到「五不」，即不抽煙、不賭博、不宿娼、不飲茶（喝白開水）、不用熱水洗臉、洗澡。並宣佈：凡違犯「五不」的，「學問再好，本事再大，我也不用，不允許任何人有這些自由」。又規定凡軍官都要參加「復興社」，每天要寫日記，並逐級檢查批閱。他也天天寫日記。桂永清很重視軍官考試，親自主試，決不馬虎。但是准許軍官戀愛、結婚。凡結婚後都由總隊部給予安家費，營級三百元、連級二百元、排級一百二十元。

桂永清公開宣稱：「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成仁取義，是軍人的道德觀。蔣中正校

長昭示的『不成功便成仁』乃是吾人的信條。」蔣中正對他也很信任，授予教導總隊拱衛首都的軍事大權。

「西安事變」發生後，桂永清即率教導總隊馳赴陝西救援。剛到鄭州時，接到何應欽要他在陝西華陰待命的來電。十二月十八日，桂永清向渭南攻擊前進，至上午九時攻占了渭南。

十二月廿五日，蔣中正獲釋後由西安飛抵洛陽時，桂永清受到嘉勉。不久，蔣中正特任桂永清為特使，前往英國參加英王加冕大典。

淞滬戰役首建奇功

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展開，桂永清自英返國，率教導總隊投入淞滬戰場。這時的教導總隊有六十個步兵團，騎、炮、工兵、通訊、汽車各一團，還有四個獨立營，一個獨立連，總兵力已超過一個正規軍的編制。

本來，何應欽要把教導總隊調往四川後方，再擴編卅個團，作為第二期對日作戰主力。但桂永清卻要求參戰，他召集營長以上軍官開會，對他們說：「目前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到後方去擴軍，一個是到前方去作戰。我們教導總隊不但享受國軍中的優厚待遇，而且裝備都是全新德式。現在，全國軍隊不分黨派，請纓殺敵，而我們卻去後方擴編，捫心自問，豈不慚愧？」養兵千日，用兵

「一時」，保國衛民責無旁貸。我們究竟是上前線作戰，還是到後方擴軍，請各位發表意見。」結果，全體同意立即開赴戰場。

廿六年冬，教導總隊大部兵力調往上海作戰，進入蘇州河八字橋，接替胡宗南第一軍的防線。桂永清親自督戰，阻止日軍強渡蘇州河。戰鬥十分激烈，教導總隊傷亡逾萬。由於日軍已由金山登陸，教導總隊乃作戰略撤退。十二月初，日軍強攻南京，教導總隊奉令據守紫金山、天堡城、光華門等處，桂永清始終在前線指揮，直到十二月十一日奉令撤出南京，教導總隊分別向徐州撤退，在皖南突圍，到武漢集中。他率領殘部，渡過長江，到河南整修。到達開封後，招兵買馬，組成第二十八軍，下轄三個師歸第一戰區指揮，駐守隴海路，防衛開封。後來，河南戰場國軍失利，桂永清去了重慶，原教導總隊被縮編為第七十八師，他擔任中將師長。

民國廿七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

「戰時幹部訓練團」，蔣中正自兼團長，陳誠以副團長而主其事。陳誠保荐桂永清為該團教育長。這個團共分三個分團，武漢、西安、南昌各一個。同年夏，蔣中正突然召見桂永清，要他組建第二十八軍，駐防鄭州。桂永清擔任第二十八軍軍長，轄第三十六、第四十六、第一〇六和炮兵四個師，歸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節制。不久，桂永清奉命在河南的蘭封、考城之間部署防線，以阻日

軍西進。等第二十八軍軍部抵達羅王殿時，接到程潛來電：「有一加強旅團之敵，竄入蘭封城，該軍改為攻擊蘭封，務將該敵殲滅。」桂永清立即命令第三十六師攻擊蘭封城東、北兩門，第四十六師攻擊蘭城西、南兩門，第一〇六師為預備隊，炮兵掩護步兵攻城。此時，蔣中正來電，限定該軍在兩天之內攻克蘭封，否則軍法從事。第二天上午，桂永清指揮全軍發動攻擊，遭到敵軍的頑強阻擊。下午五時，程潛來急電：「委員長親臨鄭州指揮。」七時，接到蔣委員長打來的電話，命令第二十八軍加緊攻城，不得延誤。

次日上午又來電話：限二十八軍日內攻克蘭封，逾時不克，唯軍長是問。桂永清當即召開師以上軍官緊急會議，研究作戰方案，並限當晚攻克蘭封。第三天，桂永清親自到第一線督戰。這時，第四十六師第一旅旅長李昌會負傷，第三旅旅長馬威龍陣亡，第二旅旅長李譚堂下落不明。桂永清趕到第四十六師，與師長李良榮共同督戰。在戰鬥激烈時，敵軍從南門突圍，向考城逃竄。當中央嚴詞責問時，桂永清說：「此次攻戰，旅長一死二傷，團長傷亡各二名，營長陣亡九名，連以下官兵傷亡五千餘人，已竭盡全力，我在第一線督戰，仍未能完成殲敵之任務，有負使命，請予處分。」這時，他又奉令迅速撤退到鄭州以西待命。第二十八軍開到開封時，守軍商震部已經撤走。他們撤到中牟時，我空軍正在轟炸花園口的黃河大堤。桂

永清到達洛陽白馬廟時，接到中央電令：「二十八軍攻擊蘭封不力，軍長桂永清撤職。三十六師師長龍慕寒玩忽職守，攻城不力，而且放走敵人，著即押送武漢處決。四十六師師長李良榮革職留任、戴罪圖功。一〇六師師長沈克追擊不力，改任副軍長。」第二天，中央又來電：「桂永清仍回任戰幹團教育長。」

桂永清到武漢去見蔣中正委員長，並未受奇責。他為龍慕寒求情也未獲允。只要他將二十八軍交給胡宗南指揮，仍派桂永清任戰幹團教育長。此後，隨著戰局的轉移，戰幹團由武漢遷到湖南，再遷到四川。

戰幹團到四川後，中共潛伏份子唆使青年學生數百人示威要求「民主」，要求「團結抗日」，遭到軍警鎮壓，死傷數人，此即為中共所稱的「綦江事件」。事件發生後中共發動輿論，強烈譴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委會政治部被迫改組，由張治中繼任主任，桂永清遭免職。

自英歸國統率海軍

民國卅年，桂永清調任駐德武官，德日義軸心結盟後，中德斷交，日本向德國建議驅逐桂永清出境。民國卅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進入決戰階段，同盟國在軍事上互相建立聯絡關係，重慶當局決定派一個軍事代表團駐在英國。在團長上選人，何應欽極力推荐桂永清。經蔣中正批准，桂永清便以中

中國政府駐英軍事代表團中將團長身分，於十一月卅日前往英國倫敦。他在英國主要任務是同英、美的聯合參謀部保持聯絡，互通情況。他利用有利條件，與英國軍方高層人物接觸，對英國海軍的體制和教育訓練方面了解尤深。此時，中國派遣一批年輕的海軍下級軍官到英國接受培訓，重慶當局指令桂永清對這批青年軍官就近加以節制和照顧。桂永清從此打下了以後統率海軍的基礎。

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後，英國政府將幾艘軍艦，無償送給中國。桂永清作為重慶當局的代表，接受了這批贈艦。他還通過各種方式，同中國海軍中的一些軍官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民國三十四年底，陳紹寬免去海軍總司令職務，海軍司令部撤銷，改為由軍政部直轄的海軍處，由軍政部部长陳誠兼海軍處長。不久，海軍處升格為海軍總司令部，仍由陳誠兼任海軍總司令，陳誠乃向蔣中正推荐桂永清為海軍副總司令。數月之後，蔣中正下令桂永清代理海軍總司令，到了卅五年，國民政府正式任命桂永清為海軍總司令。

桂永清上任後，即大力整理海軍。他採取了幾個步驟：一是選拔一批中年海軍軍官去英、美培訓，作為艦長或艇長的人選；另選派一批年輕海軍軍官分赴英、美學習，以作基幹力量。二是從陸軍中的老干部中，選調一批人轉入海軍，作為陸地基幹力量。艦艇上均配備陸軍人員擔任督訓官或政訓員，

外界譏為「陸戰隊下海」。與此同時，桂永清對海軍系統的機構進行大幅度調整。如撤銷江陰海軍教導總隊，改組為地面警衛總隊；將海軍修械所改為修理廠，將江南造船廠改為海軍造船所等等。這時，海軍的艦艇有三萬多噸位，其中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五艘、炮艦十餘艘，及登陸艇九十艘。

民國卅七年十月卅日，桂永清奉命率艦赴渤海的遼東半島，於營口外海接運撤離被中共圍困的第五十二軍，圓滿達成任務。

部署江防功虧一簣

民國卅八年初，大陸局勢逆轉，桂永清奉令部署江防，阻止共軍渡江。他召集高級海軍軍官表示：「受命於危難之際，當盡全力報效國家領袖。」先後調動第二艦隊和江防艦隊一百卅餘艘艦艇，分別配屬淞滬方面的湯恩伯部隊，負責湖口到上海的沿江江防。也配屬武漢方面白崇禧大軍擔任湖口至宜昌的江防並拱衛大武漢。另外他還密洽英國遠東艦隊，以私人交情促英軍在必要時伸出友誼之手，種種安排費盡心力。可惜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在共軍逼近時，率二十餘艘軍艦於四月二十三日投共，江防出了個大缺口，共軍如潮水般的過了長江，南京棄守。不久，重巡洋艦重慶號等十餘艘艦艇叛逃投共，海軍損失大半，桂永清成了眾矢之的，不少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對他提出了彈劾案。接著不久局勢日非，彈劾案不了了之。桂永清

退來台灣，由於江防失靈，神州陷共，桂永清深感內疚，一直想辭去海軍總司令一職，未能如願，直到民國四十一年才調為總統府參軍長。民國四十三年第二任總統選舉，原行政院長陳誠出任副總統，參謀本部亦隨之改組，參謀總長周至柔卸任，由桂永清繼任，可惜為時僅兩個月，即於八月十二日因病去世，享年僅五十四歲。（康僑撰）

蓋叫天

（一八八八—一九七二）

好學不倦毅力驚人

演英雄武松戲的演員很多，但真正演活了的，非蓋叫天莫屬。在舞臺上，他把武松的動作一拳一擊、一翻一擲，一招一式，縱、跳、騰、拿，讓觀眾看得如痴如醉。他為了演出醉打蔣門神的武松，觀察了許多種醉人的形象，他刻畫一個沉醉而又清醒的英雄人物。通過武松的醉步，表現得極為自然，沒有一絲斧鑿之痕跡，而成爲他表演中雋妙的小品。蓋叫天，原名張英傑，字燕南。河北高陽人。弟兄五人，他最幼，排行第五，故後來人稱「蓋五爺」，他八歲學戲，十歲登台。在二十三、四歲的青年時代，他已經能夠突破陳規，創造出許多新鮮的武打動作。到三十歲時，他的藝術已經漸趨成熟。

他八十歲時，居然還能閃展騰挪、躍跳翻飛賽過年輕人的身段，實際上，他的腿曾

經折斷過二次。一九四〇年，他十七歲，在杭州演出《花蝴蝶》的時候，折斷了左邊的胳膊，一九三四年他四十七歲，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獅子樓」時又折斷了他的右腿。當時，大舞臺的領班找來一個走方郎中，用石膏把他的腿骨敷接起來，休養了一個時期後，待到拆開石膏一看，庸醫竟把他的腿骨接偏了，腳指頭朝腳旁方向。當蓋叫天知道除非折斷了重接，再無它法後，毅然決然地突然舉起剛接好的腿，猛地朝床沿一砸，竟又把腿骨折斷，他立刻昏迷了過去。後來另一位醫生重新接正了他的腿，爲了使腿腳能聽使喚，他又開始了艱苦的鍛鍊，終於憑著堅定不移的意志，使他將失去的功又恢復回來。三十年代初，他在杭州花了十元銀元買了一只大老鷹，他將鷹養在一間空房內，天天喂以肉食。原想把它馴服，並從中觀察仿效，以練身段。他每天定時去放開鷹腳上的鐵鏈，讓它在房裡亂飛，自己則赤膊上騰下跑連鷹，甚至和鷹搏鬥。但四個月後，鷹始終不肯馴服。於是他將鷹餓了二天，也不拴鐵鏈。第三天開門進去，餓急了的鷹忽從樑上直撲下來，要啄蓋叫天的眼珠。他情急生智，立即低頭用手反擊。後來，他覺得老鷹難馴，再沒興趣養了。

蓋叫天沒有架子，沒有舊戲班中那種出了點小名就高人一等、不可一世的壞習氣。他見著陌生人談話備促不安，不知說什麼好；和他談過幾次，他會記不起你的名字。不

過，不論什麼人，只要你一開口和他談戲，他立刻就會和你幾個鐘頭長談下去。他有句口頭禪：「藝術這玩意兒，是大家的事，這就得大家一起來研究，大家互相學習」。他至老猶好學不倦的精神和毅力是驚人的。他一天到晚的時間幾乎全泡在「戲」裡，或者說做的事全和戲有關。他日常起身很早，練功後喝一杯牛奶作早餐，但在上午九點左右，還得小作休息。午飯在中午一時則是經常的。他早起以後，就在堂前中式椅子上盤腿靜坐約一小時，有時靜坐得衣衫盡濕；半夜進房就寢前，又靜坐一次，幾十年如一日。他七十八歲時，猶精神矍鑠，步履矯健，如四十來歲的人，這主要是得力於他的氣功鍛鍊。

文革期間含恨而逝

他的壽墳，早在五十年代即已完成，墳位於蓋家東南二里外的山坳間，墓門石碑坊橫額「學到老」三字，係黃賓虹手筆；兩旁爲吳湖帆所書對聯「英名蓋世三叉口，傑作驚天十字坡」（蓋本名張英傑）。因爲人們多稱蓋叫天爲「活武松」，故墓的四壁全部刻畫的是武松。但這些都毀於文化大革命中。

在大陸文革中，他受到造反派非人的對待。一九六六年夏天，在杭州攝氏三十八度的高溫下，這位年近八十的老藝術家被戴上高帽子，裝到一輛垃圾車上游鬥。蓋叫天憤

然從車上縱身跳出，堅決抗議，但造反派人多勢衆，又強把他扔到車上，致使他腰椎骨折。不久又中風，半身不遂。一九六八年的一次批鬥會上，他們給蓋叫天掛上「炮打江青」的牌子拖到台上，兩個人踩著他的腿並擰著他的膀子，硬把三十多年前接好的腿骨又復踩斷，並使肩膀脫臼。又有人手持剪刀連皮帶肉地剪他的鬍子和頭髮，弄得他血肉模糊。不久，又對他家進行了一次毀滅性的抄家，所有文物和家用雜物不留清單地一抄而空。然後把他和老伴，以及一個照料他們的孫女掃地出門，塞到一間不見陽光的潮濕破屋裡。他中風臥床，身體殘廢，生活貧困，直至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他帶著滿腔悲憤，含恨而逝，終年八十三歲。以他的體質，七十多歲還能演武松，活到一百歲是非常可能的。（沈津撰）

何彤

(一八九二—一九七二)

內政部次長代部長
國民軍事教育處中將處長
廣東民政廳長
廣州市長，汕頭市長
廣東省議會副議長

何彤字葵明，廣東順德人，民前二十年七月初三日生，清末入黃埔陸軍小學，升南京陸軍中學，再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期步兵科，畢業後回粵任教於廣東陸軍小學，期間

李漢魂、鄧龍光均在該校，正是何氏之學生。民國十四年東征時任第三師第六旅少將旅長，進攻惠州並參與潮梅之役。同年回師討楊希閔、劉震寰，鞏固革命策源地至有貢獻。十五年任第四軍少將副官長。十九年任軍事委員會少將高級參謀。二十年任中央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教育處中將處長，二十五年任廣東軍事政治學校少將辦公廳主任，陸軍第一五五師少將副師長兼第四六五旅旅長。二十七年調任汕頭市長。二十八年任廣東省政府民政廳長，二十九年兼廣州市長。同時又兼第七戰區糧食管理處中將處長，廣東省補給委員會秘書長，對國家貢獻至多。奉頒五等景星勳章乙枚。

勝利復員，任廣東省參議會副議長，旋轉任廣東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第一區保安司令，三十八年行政院改組，李漢魂任內政部長，何氏任政務次長，李部長出國時代理部長。至政府遷台改組，何氏轉任行政院設計委員，至光復大陸計研究委員會成立時轉任專任委員以迄逝世為止。

何氏熱心同鄉事務自三十九年起即當選台北市廣東同鄉會常務理事連選連任，至五十六年台北市改為院轄市時，組織改選仍繼續當選常務理事，協助理事長馬超俊處理會務至為得力。何氏對同鄉會設立粵籍大專學生獎學基金，尤盡心力，獎掖後進之貢獻極大。何氏一生處事堅持五大原則：一、立身以孝，二、助人為榮，三、忠貞愛國，四、

自強不息，五、好學不倦。廣東同鄉不祇對其景仰，一般稱為廣東聖人！民國六十一年七月廿二日在台北逝世，出殯之日，備極哀榮！（陳士誠撰）

盛世才 (一九〇七—一九七〇)

俄共覬覦新疆動盪

前「新疆王」盛世才統治新疆十多年，予智自雄，翻雲覆雨。時而媚附蘇俄，時而歸順國民政府。媚俄時任意迫害屠戮國民政府派駐新疆官員，內附時又對親共及共黨份子下手狠毒。平時獨斷獨行，任意胡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自民國創建以來，新疆雖名為中國一省，實際上卻是軍閥割據，由楊增新、金樹仁到盛世才都把新疆視為自己私囊中的禁臠。他們幾位先後任的新疆督辦、省主席，彼此心懷異志，為了爭權奪利，杯酒言歡之餘，不惜拔刀舞槍，立即索命。當年的新疆，可說是活生生的人間地獄。

早期的新疆政局，所以如此紊亂，其來有自，首先是中國國勢積弱，內憂外患頻仍，國民政府自顧不暇，對於遠在邊陲的新疆，鞭長莫及。加之俄共覬覦新疆地下礦產豐富，明侵暗蝕，無所不用其極，外在以武力強佔，內部利用民族複雜情結，派遣間諜滲透，分化離間，乘軍閥爭雄的私心，拉此打彼，從中漁利。還有中共與各民族暗通款曲

，互惠互利，壯大自己，因而新疆省政欲使之平靜無波，真是談何容易。

在紛紛擾擾的新疆政局之中，盛世才統治最久，影響最大，盛世才任新疆督辦全盛時期，國內外概以「新疆王」目之，盛世才亦以「新疆王」自居，鐵腕獨裁統治，不容外人稍越雷池。

東北發跡留學日本

盛世才字晉庸，原籍遼寧省開源縣，一八九七年出生，家中薄有田產，順利升學讀書，幼年時就讀遼寧省西豐縣立初小，瀋陽第五高小，遼寧省立農林中學。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自上海的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科畢業。旋即於民國六年赴日留學，就讀日本明治大學。民國八年，國內發生「五四」運動，盛世才隨留日學生回國請願團返回上海，其他學生代表於回國後都參加了全國學生總會，爭取收回國土的運動，獨有盛世才南下廣東，考進由李根源主辦的韶關講武堂學習軍事，立志投筆從戎，軍事救國。

講武堂畢業後，盛世才經李根源介紹回到東北，任奉軍郭松齡麾下的排長，後升任連長及上尉參謀等職。此時，他的原配妻子去世，郭松齡又把義女邱毓芳嫁他為妻。民國十二年，由郭的推舉，又被奉軍老帥張作霖送往日本陸軍大學深造，新婚妻子同行。到東京後，盛妻進入東京女子大學就讀，夫妻同受隆遇。民國十四年郭松齡倒戈，反對

張作霖失敗被殺，盛世才受到牽連，被撤掉了保送學習的公費，但卻獲馮玉祥、孫傳芳、蔣中正的支助，順利完成日本陸大的學業。十六年回國，投入中央政府的懷抱，任賀耀祖部隊的參謀，不久，調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任上校參謀兼中央軍校附設軍官團教官。十七年代理行營參謀處科長，十八年調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三科科長。

由魯效祖帶到新疆

以盛世才的文武學歷，在當時來說應是鳳毛麟角，僅任一名中層科長的職位，算是「屈就」，心中不免抑鬱，暇時常向同事彭昭賢吐露，並希望另找出路。民國十八年秋，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派他的秘書長魯效祖到南京中央政府洽公，彭昭賢和魯效祖是舊識，即把盛世才介紹給魯認識，盛向魯表示願攜妻到新疆效力。魯效祖即在南京以電報把盛世才推荐给金樹仁，但金樹仁對於軍人來新有所顧忌，尤其是金的五弟金樹信極力反對引進軍人，以致當金樹仁透過其新疆駐京辦事處查明盛世才是中央參謀本部的軍官後，即電令魯效祖，不准攜盛來新。但魯已允諾盛世才，盛並已辭去第一廳的科長職位，整理好行裝，魯效祖不便「黃牛」，仍邀盛同往。這時正值中東鐵路事變，無法經西北利亞大鐵路去新疆，致使盛世才滯留北京，閒住了好幾個月。此一時期，盛世才去了一趟東北，想在張學良的部隊中謀一職位未果

，只好於十九年秋天隨魯效祖到了新疆。

盛世才到新疆後，在魯效祖家住了幾天，金樹仁在開始時不願意見他，後來礙於魯效祖的面子，委盛世才為督辦署上校參謀兼衛隊營教練。後來又派他兼任新疆軍官學校的戰術教官。由於盛當時在新疆是唯一受過軍事高等教育的稀有人才，很受學生敬仰，而他在校內又刻意拉攏學生，厚植自己的勢力，後來這些學生都成了他軍隊中的骨幹。民國廿年，哈密回民變亂，金樹仁派省軍平亂，屢戰屢敗，不得已開始重用盛世才，委派為魯效祖的參謀長，再調為金軍主力張培元的參謀長，讓他率軍赴東線作戰。廿一年七月更委派盛世才為東路軍總指揮，率軍深入南北疆山中和叛亂的回民和加尼雅孜作戰。轉戰於吐魯番、鄯善等地，無戰不勝，被譽為常勝將軍。廿二年，回民馬世明部逼近省城迪化（今名烏魯木齊），金樹仁緊急調回盛世才，在迪化近郊作戰，又獲大勝，收復乾德、阜康等地。至此，盛世才已在軍中樹立下威望，已非金樹仁所能掌握，種下「四一二」事變丟盔卸甲的局面。

四一二事變奪大權

不過在說明「四一二」事變前，先回溯一下新疆在事變前的政治局勢。當時由楊增新任省主席，官吏貪污成風，楊增新不以為意，他認為政府如同池塘，清水養不住魚，讓水混濁些，魚兒才能生存。所以官吏貪點

小污在楊看來沒有關係，只要不「造反」就行了。

但當時的迪化專員樊耀南不以為然，他主張整頓財政、整理軍事、教育和稅收，清除貪官污吏。樊為湖北公安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滿懷改革熱忱。樊的熱忱，被潛伏在新疆的中共人員認為有利用價值，於是暗中聯絡把部分官員組成擁護的秘密小組，成員包括包爾漢（維吾爾族）、塔赫爾伯克（留克沁人）、馬克蘇提（阿斯塔納人）、克里木汗（喀什人）等，準備除掉楊增新，支持樊耀南當省主席。民國十六年，楊增新流露出倦勤之意，準備返回內地，並把家屬送回天津去了。擁護小組的想法是等楊一走，即擁樊上台。十七年七月七日新疆省立法專科學校考試，楊和樊都到了學校，樊在校內動用秘密小組槍殺了楊增新，準備到省政府去拿關防，以便抱笏登場。不料民政廳長金樹仁搶先一步，召集親近軍人，動員軍隊，包圍了學校，逮到樊耀南也予槍殺，自己登上省主席寶座。並且大舉捕殺擁護人員。馬克蘇提聞風逃到吐魯番，組織軍隊反抗金樹仁，金動員歸化軍與馬作戰，捕殺了馬克蘇提，收復吐魯番。包爾漢這時在德國買壓路機，未受牽連，後來還由金樹仁重用。其餘小組成員都在中共份子陳中（金樹仁的軍中參謀）掩護下逃往蘇聯。

到了民國二十二年，陳中結合陶明樾、張馨、趙得壽、格米林肯及歸化軍指揮官巴

品古特、維族牧民等組織起來，於四月十二日包圍省政府，準備推翻金樹仁，結果金聽到槍聲，即由省府後門溜掉，先到塔城，再經蘇俄境內回到內地去了。但金在臨行前派人傳話給率軍在烏拉拜作戰的盛世才，要他回軍迪化救平叛亂。盛軍火速進軍，十三日傍晚即進入迪化，由於盛軍裝備齊全，火力強大，加之盛是軍事天才，叛軍是烏合之眾，一經接觸，立即潰散，在群龍無首的狀況下，盛世才當了新疆督辦（即省主席）。這個事件史稱「四一二」事變。

初主新省並不穩固

事變後，盛雖成了新疆盟主，但地位並不穩固。就地盤而言，南疆早在二十一年底即與迪化隔絕，北疆由馬仲英完全掌握，佔有哈密、鎮西、七角井、吐魯番、鄯善等地。南疆的喀什也在馬仲英的勢力之下。北邊則由馬仲英的副師長馬赫英佔領，後來又進佔了塔城、額敏。伊犁由張培元掌握，張向南京中央政府輸誠和馬仲英結成反盛聯盟，並向烏蘇、綏來進軍。奇台也被金樹仁舊部魏鎮國拼據，魏雖表面上答應服從迪化，其實是貌合神離。昌吉、呼圖壁、阜康等地都在馬仲英軍包圍之中，而且馬仲英所占地區，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前線已越過達坂、柴窩堡，其前哨距迪化只有五十里。盛世才此時的防區，實際上只有迪化、塔城、呼圖壁、昌吉、乾德、阜康、孚遠等幾個縣城，

廣大農村都被維、回軍占據，迪化也在包圍之中。

就兵力而言：此時，盛在迪化的部隊不過六千人左右（本地軍約二千餘人，東北軍約三千餘人，歸化軍不到一千人），另有少數部隊分布在各外縣據點，並都在被圍困之中。同時，歸化軍大部分厭戰，東北軍又派系複雜，盛世才也不能全部掌握。而敵對的馬仲英部，此時已擴張到萬餘人之眾。且盛世才軍多老弱不堪，馬軍皆年輕力壯。伊犁張培元連同被其控制和拉攏的東北軍約八千人以上，馬、張聯盟之兵力超過盛軍三倍以上。

就補給而言；馬仲英、張培元所占領處皆富饒之地，無論糧食還是人力之補充，均毫無顧慮；而盛所占的幾座縣城，人力單薄，存糧不多，糧食最多維持二、三個月。

就人心而言；盛世才在金樹仁時代，因經常打勝仗，還能得到一些漢族人在某種程度上的敬仰；紫民泉大勝，更提高了他的威望。「四·一二」政變的擁護者、同情者惴惴不安，一般民衆也很恐慌。在混亂時期，不少人從迪化逃到了內地，留在迪化的軍政各機關負責人也都戰戰兢兢。金樹仁時代的舊官吏多傾向張培元，回族多擁護馬仲英，維族多擁護和加尼亞孜，其他各族人民對盛世才更無好感。

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又對盛世才施加壓力。黃慕松回南京之後，國民政府又派外交

部長兼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幹到新疆活動，委任馬仲英為新編第三十六師師長，委任張培元為新編第八師師長，造成與盛世才的三角關係以牽制盛世才。

在以上這些困難的情況下如何維持政權，對盛世才來說，實在是個難題。

爲了掌權賣國親俄

盛世才爲了穩住他的統治地位，不惜背離國家民族，採取親蘇路線，並與中共結盟。民國廿二年九月，盛世才先派省府外交署長陳德立到蘇聯領事館去見總領事孜孜拉肯，表示願意親蘇。蘇聯與新疆毗連數千里，蘇聯方面當然希望它的邊界之外有一個友好的政權，因此孜孜拉肯立即親切表示同意。第二天，盛世才即經陳德立將總領事孜孜拉肯、副領事甘寧和領事館的譯員請到家裡吃飯，飯後在書房談話，讓領事看他的書籍，內有《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列寧主義問題》等。盛世才向領事們說，這些書都是他密藏的，他在學生時代就相信社會主義，即使在金樹仁白色恐怖時期他也經常研究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因此他希望與蘇聯合作，在新疆建立蘇維埃政權。馬仲英、張培元都是國民黨的軍隊，要將他們消滅才能在新疆建立蘇維埃政權。孜孜拉肯答應將盛世才的意見呈報莫斯科。孜孜拉肯等走時，盛世才給他們每人贈送了一份貴重的禮物。孜孜拉肯向蘇俄政府呈報了他所了解的情況，說盛世才是

相信共產主義的，對馬列主義的研究頗有心得。但莫斯科對盛世才還未了解透徹，沒有立即答復。盛世才在四面危急的時候，得不到具體答復，頗感焦慮，於是決定派陳德立和姚雄到莫斯科直接求援。他以為陳德立、姚雄都是共產黨員，容易辦事（實際上陳不是黨員）。陳、姚於十月份去了莫斯科。這時莫斯科對盛世才還是半信半疑，因此就決定派較得力的幹部阿布林索夫於廿二年十一月到了新疆任駐迪化總領事，對盛世才作進一步了解。而盛世才此時遇事都和阿布林索夫商議，對阿布林索夫的話百依百順，因而獲得了阿布林索夫的好感，騙取了阿布林索夫的信任。阿布林索夫給盛世才幫了大忙，除直接給盛世才以軍事援助外，還要求所有蘇俄派去的共產黨員盡力協助盛世才，服從盛世才的命令。這些人也真的為盛世才做了許多工作。

投機取巧三面勾搭

其實「四一二事變」後，盛世才也派陳中到南京向中央政府報告新疆情況。但陳中奉派後沒有去南京，只寫了一份很長的報告給南京，自己滯留俄京莫斯科，月餘後返回迪化，被盛世才視為政變份子而予槍殺。陳中死後，陳中的同黨好友張義吾還在塔城，盛世才為了籠絡中共人員，把張義吾請到迪化，向張義吾解釋他信仰共產主義，槍斃陳中是因為他參與政變，非因他是共產黨員。

並把張義吾留在身邊，幫他整編軍隊，任命張義吾為新編步兵第一團副團長。步兵團是盛世才軍隊的主力。

這時盛世才雖取得蘇俄奧援和中共支持，但他的力量還不足以抗衡馬仲英，民國廿三年初，馬仲英親率騎兵兩萬人，由吐魯番長驅直入，於一月十二日包圍了省城迪化。占領了城東飛機場和無線電台，以及城西的蜘蛛山。盛軍倉惶應戰，抗馬仲英軍於南關。張義吾率步兵團保衛南梁，擊退馬仲英軍多次進攻。馬仲英又派一千多騎兵攻城北，幸得東北軍的堅持，城北未失。馬仲英如果採取猛攻的辦法，本來可攻克迪化的，由於他不願損失過多的兵力，而且認為迪化糧草缺乏，盛世才軍不能久守，就採取了等其自己困死或自動投降的辦法。在萬分危急之際，盛世才只得求蘇俄。為了表達他對共產主義的「忠誠」，曾要求將新疆作為蘇俄的一個自治區或加盟共和國，騙得俄軍援助。派「阿勒泰」軍解了迪化之圍，並迫使馬仲英退南疆。

迪化解圍之後，張義吾本應隨同部隊南下追擊馬軍，盛世才卻將張留在迪化，說張義吾新婚不久（張義吾是馬仲英圍城時結婚的），不必再去前線，可以留在迪化協助盛世才起草一些文件，如安民告示、政策綱領、婦女協會成立宣言等等。隨即又派張義吾去蘇聯，陪教育廳長張馨去莫斯科治療眼疾和送盛世才的五弟盛世驥去莫斯科學習，實

實際上是要張義吾到莫斯科去要求蘇聯給他武裝一萬軍隊的全部武器、服裝和各種裝備。為了表示他的「誠意」，他還要求張義吾到莫斯科介紹他加入共產黨，並對張義吾說，回來可以成立黨的組織。盛世才還要張義吾請蘇聯派些黨員幹部來新疆工作。

廿三年四月，張義吾等人抵俄京，住了三、四個月，蘇俄給了盛世才若干軍備，同時也要他在新疆發展經濟、教育和文化。二十四年年初，盛世才又派包爾漢為新疆全權代表，與蘇俄簽訂合同，貸款五百萬盧布，其中一百萬盧布用以修公路，其餘用來買武器、辦工廠、蘇俄還派專家幫他興建了煉油廠、學校、醫院等設施。

儘管盛世才標榜親蘇，卻也想投靠國民政府，他除了經常派員向國民政府做報告外，也派他的五弟盛世驥到重慶去晉見蔣中正委員長，表達輸誠之意。民國卅一年底，國民政府派遣第一批幹部到新疆工作，但因國民政府大員羅文幹、黃慕松等人對盛世才不太重視，使盛世才始終與國民政府若即若離。

同時盛世才口頭上高喊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卻在奪取新疆時，為了壯大自己，不惜與日本軍方拉關係。

民國廿一年，日本特務機關曾派一個大間諜叫大西忠（化名于華亭）的去新疆活動。此人行至甘肅時被馬仲英軍扣押，他偽稱是河北商人要去新疆。因他自稱會電報技術

，被馬仲英留用。廿二年六月，馬仲英自奇台撤退時，大西忠投降了盛世才。盛世才將其帶至迪化，以上賓相待，多次約請他與家人共餐，並安排他居於督辦公署之內，令其翻譯密電數月。是年底，大西忠行藏暴露，盛世才在蘇俄壓力下不得不將大西忠扣押，但在獄中盛世才選對大西忠特別優待。盛世才多次清洗監獄，屠殺過成千上萬的無辜者，但對大西忠卻始終不殺。大西忠在盛世才獄中九年，曾對人說：他相信盛世才「親蘇」不會長久，盛世才是親日的，以後大西忠因病醫治無效才死去。廿二年日本出版的《世界知識》中報導說，盛世才是親日的，盛世才軍中有日本人服務。這個日本人就是指大西忠。

廿六年日本參謀總部還派了一個今田少佐去新疆活動。此人是盛世才的舊相識（可能是同學）。但這個今田少佐和幾個隨行軍官因帶了大批藥品、照相機、探測器等物品，乘歐亞航空公司飛機抵蘭州時，正逢「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掀起抗日高潮，他們受到朱紹良的阻擋，沒有去成。

由以上的事實，可知盛世才在新疆三面搖擺，只要某方面對他自己有利，即倒向某方面。因而大陸陷共後，中共指盛世才是偽裝「親蘇」，倒有幾分真實。

最後對俄陽奉陰違

民國廿三年七月，蘇俄爲了監督盛世才

，要求新疆省成立政治監察機構，並提議由中共黨員張義吾任政治監察局局長，盛世才同意了。但因張義吾在莫斯科陪張學良治眼疾，不能立即回新。蘇俄即派顧問巴枯寧及中共分子王立祥到新疆，籌設這個機關，盛世才爲了自己控制這個新機構，以張義吾不能立即回新疆爲由，派他的偵緝隊長王玉書代理局長，並派親近人員陳東白、郎道衡、王延齡爲科長。是年九月，張義吾回到迪化，盛世才以南疆和平伊始，百事待舉爲由，派張義吾到南疆工作，後來因蘇俄總領事阿布列索夫質問，才把張義吾調回，派爲副局長，但卻派老友王宜之及其妹夫彭吉慎到局中工作，監視張義吾等共產黨員。

盛世才一直想把政治監察局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局裡的許多幹部都是蘇聯派來的，除張義吾、熊效遠、王立祥之外，還有副處長劉賢成、哈密分局長奕寶庭、于成發、科長色以提阿吉（維族）、科長哈的爾阿吉（維族）、鎮西公安局長阿拜（哈民）以及科長卞方明（卞福林）、胡鵬舉（胡後來被盛世才殺害，卞被盛世才扣押八年之久），盛世才無法掌控這些人，他們全聽命於蘇俄總領事阿布列索夫。後來盛世才向史大林指控阿某爲托派，挑撥蘇新關係，要求史大林把阿布列索夫調回。阿某於調離新疆後在出境時被殺。

民國廿四年一月，盛世才將政治監察局改爲保安總局，廿五年五月又改爲公安管理

處，把蘇俄炮製的政治機關，改成警察機關，並解除劉成賢、張義吾的職務，澈底改變了蘇俄的企圖。

廿六年初，省督辦公署政訓處增設了一個偵探科，專門在軍隊中進行特工活動，爲盛世才製造了多次「大陰謀案」、「陰謀暴動案」，將蘇聯派去的幹部、專家、顧問甚至總領事、領事以及中共黨員都指爲托派，一批一批的陷害。最後在他公開與中共決裂後，指出這些「陰謀暴動案」，其實都是共產黨人自己製造的。

盛世才也用同樣的手段對付過國民黨。卅三年八月十一日，他大批逮捕國民黨員，誣控這些國民黨員都是共產黨，打電報給蔣中正委員長，要求另派一批國民黨員來接替他們的工作。

與此同時，盛世才又給史大林打了個電報表示「悔過自新」，並願將新疆劃爲蘇聯領土。後來史大林將電報轉給了蔣中正委員長，他弄巧成拙，才不得不下台。

內附中央來台病逝

盛世才在新疆翻雲覆雨，其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保持自己的實力和官位，滿腦子的軍閥思想。民國卅一年底，盛世才終告覺悟，全面回歸國民政府，摘下和蘇聯共偽裝的假面具，全面反蘇、反共，還在迪化接待了蔣夫人宋美齡的到訪。卅三年九月，盛世才被調回國民政府，擔任農林部長，新疆省

主席由吳忠信接任，國軍馬步芳部進駐新疆，新疆才真正的屬於中國。可惜民國卅八年國軍將領陶峙岳附共，中共兵不血刃，佔有了新疆全境。幸治新疆十多年的盛世才隨政府撤退來台，任國防部上將參議，行政院設計委員，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不久即告病逝，結束了他翻雲覆雨的一生。（王尚寬撰）

朱慶堂

（一九〇五—一九九六）

國民大會代表

廣州市國稅局長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會計系主任

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朱慶堂廣東番禺人，字瑞祥，一九〇五年民國前七年農曆七月三日生於廣州市。

先世原籍江西省豐城縣，祖父朱式楨以遜清進士任番禺縣知事，廉正愛民，廣樹政聲，落籍廣東番禺，父親朱文卿少懷匡時大志，加入同盟會；追隨孫文致力革命，任廣州平民報主筆，宣傳民主法治，振奮民心。號召志士參加辛亥起義，歷任進取學堂、番禺師範、南海中學等校教席，培育多士，報效國家。

朱慶堂自幼穎慧，好讀書詩，由啟蒙入經館、在小學、中學就讀，名列前茅，廣東國民大學經濟系畢業獲法學士，任國民大學講師兼南海中學教員兼訓育主任，講授孫文

學說，經濟學及國文。廣東全省大、中、小學舉辦「抗日演講比賽」，囊括三級冠軍，全省高初中國文比賽，又兩組奪魁，百粵士林，咸表讚佩。

朱氏年廿一任廣東省政府財政廳視察，承財政廳長范其務之命，整頓南海佛山市稅政，維護金融通匯業務，成績卓著。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路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少校秘書，中央軍校四分校參謀報勤務研究院中校教官，政治指導員等職，均著績效。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對日抗戰，廣州淪陷，廣東國民大學遷移韶關設立分校；朱慶堂以教授任分校主任兼專業訓練班主任兼第七戰區訓練團上校教官，第七戰區政治部少將設計委員，作育英才之餘，戮力對日抗戰工作，不遺餘力。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九月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受降典禮，朱氏全家於九月自韶關凱歸廣州市龍津東路故居，設壇誦經祭告歷代祖先，有「王師底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之氣象。

民國三十六年朱慶堂當選廣州市議會參議員，代表市民督導市政設施。三十六年冬被粵、桂、閩、湘、贛五省會計師公會推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民國三十七年任財政部廣州國稅局長，辦理稅收工作，公正廉明，在全國稅收中名列第一。兼軍委會廣州軍事特派員公署少將參議、廣州警備司令部少將教官。

民國三十九年大陸變色朱氏舉家遷抵台北，任國民大會代表，兼執業會計師，兼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會計學系主任，任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三十餘年，歷任出席國際會計師會議代表團團長，致力國民外交，當選國際會計師聯合會職業道德委員會委員，亞太會計師聯合會教育訓練委員會委員，維護我國國號尊嚴立場，確保我國為國際會計師聯合會會員國會籍，歷時二十八年，迭奉內政部頒發特種獎狀及一等內政獎章，並奉行政院頒授一等功績獎章。

民國十三年朱慶堂在廣州與何次賢女士結婚。

夫人育三男、六女、長男紹祖，次男紹宗，三男紹福，長女少春，次女賀春，三女妙春，四女占春，五女萬春，六女勝春，子女均學業有成，事業發展，服務社會深受各界敬重。內外孫曾玄孫婿共七十二人，四代同堂。

朱氏數十年上庠講學，諄諄誨勉學子，教忠教孝，報效國家。

平居教誨兒孫務守家訓，為人表率，訂有箴箴自勉數十則，篤教兒孫力行遵守，不墜家聲。

朱氏年逾九旬，精神矍鑠，健筆縱橫，雄辯滔滔，計利天下，惠溥國民。一九九六年二月八日病逝台北，享壽九十二歲，著有文學要覽、統計學、改良商業傳記等書（陳鶴齡、陳士誠撰）